

两个故事

[奥] 罗伯特·穆齐尔 著

张荣昌 译

Vereinigungen:
Zwei Erzählungen
Robert Musil



An diesem dünnen, kaum wirklichen und doch so wahrhaftigen, wie ein ganzes Zimmer
und dann an den beiden Menschen, auf die sie sich stützte, Hände hielt, die von der Wand
erstarrte zu goldenen Spitzen, ... es schwieg alles und wartete unausgesprochen auf
durch die Welt läufte, schien mitten durch dieses Zimmer zu geben und schien
plötzlich einzubalten und steif zu werden, ganz steif und still und glänzte
Es war jenes Stillstehen und dann leise Senken, wie wenn sich plötzlich
Menschen, durch die seine Mitte lief und die sich mit einemmal
durch Tausende spiegelnder Flächen ansahen und wieder so ansahen

两个故事

[奥] 罗伯特·穆齐尔 著

张荣昌 译

Vereinigungen: Zwei Erzählungen

Robert Musil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个故事 / (奥) 罗伯特·穆齐尔著; 张荣昌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07-8117-0

I. ①两… II. ①罗… 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9667 号

策划编辑: 陆 源
责任编辑: 陆 源 孙静静
责任监印: 周 萍 黄菲菲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电子邮箱: ljcbbs@163.com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热线销售: 010-85893190-805

印制: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3.75 字数: 6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录

001 爱情的完成

063 对平静的薇罗妮卡的诱惑

爱情的完成

“你真的不能一起乘车去？”

“不能。你知道，我必须争取现在尽快做完。”

“可是莉莉会非常高兴的……”

“当然，当然，可是这不可能。”

“没有你，我根本就不想去……”他妻子一边说着这话，一边斟茶，同时朝男人那边望过去。他坐在房间角落用浅色花朵图案装饰的安乐椅里，抽着一支香烟。天色已晚，深绿色的百叶窗朝着外面的街道，一长溜儿别人家的深绿色百叶窗，她无法将它们区别开来。那百叶窗像一双昏暗、沉静地垂下的眼皮，藏匿了这个房间的光亮。此刻，这间屋子里，茶水正从一只无光泽的银质壶倒进茶杯，发出一阵轻微的碰撞声，随后似乎停立在光束中，像一个旋转的、透明的淡褐色轻质黄玉柱子……已经有些卷起来的茶壶底面上有绿色和灰色的阴影，也有蓝色和黄色的；它们静静躺着，像是汇流到了那里，不能再流动了。但是女人的胳

臂从茶壶耸立开去，而她向丈夫望过去的那目光则与这条胳膊构成一个呆板、僵硬的角。

没错，一个角，这显而易见。但那种别样的、几乎是实体的东西，却只有身处其间的这两个人才能感受到：他们觉得这个角仿佛是一块硬金属，斜撑横跨在两人之间，并把他们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却又将他们几乎连接成一个统一体，虽然他们彼此远远隔着……这个看不见的支架撑在他们心窝上，他们能够感觉到那里的压力……这压力将他们顺着各自座椅的靠背提起来，他们面无表情，目不转睛，然而，受到这股力量压迫的部位，却分明可以体验到一种温情动荡，某种完全轻柔的东西，仿佛他们的心是两群小蝴蝶一同飞舞，彼此交融。

整个房间系于这种细微的、几乎不现实却又明显可察觉到的感觉，犹如系于一根轻微震颤的转轴，其旋动系于屋内的二人。各件物品在四下里屏住呼吸，壁灯凝固成金黄色尖芒……一切都沉默不语，等候着，并因为他们而存在……时间，像一根无休止闪烁的线段穿越世界，似乎正通过这个房间的正中央，似乎穿过这些个人的中心，似乎突然停住，变得僵硬，完全僵硬、寂静并闪闪发光……各个物件稍稍互相移近。这是一种首先停顿、随即轻微沉降的运动，犹如各个表面突然排列整齐，构成晶体：它形成于这对夫妇四周，核心对应着他们的中心。两人屏息凝气，透过晶体彼此凝视，它包围着他们，使一切向他们聚拢，他们彼此凝视，犹如通过上千个平滑如镜的表面，像他们第一次互相瞥见

那样彼此凝视……

妇人放下茶壶，手放在桌面上，仿佛是让幸运之神的重量压得精疲力尽了。他们都向后倒在各自的靠背垫子上。就在两人用眼睛紧紧盯住对方的时刻，他们微笑并若有所失，觉得最好别谈论自己。他们又谈起那个病人，某一本他们已经读过的书中的精神病人G先生。他们马上谈到一个明确的段落，以及一个它提及的问题，好像他们事先已经想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又开始进行一次已接连几天奇特地抓住他们不放的谈话，它好像掩住了自己的脸庞，表面上在关注那本书，其实却在朝别处看。过了一会儿，他们的思绪便难以察觉地经由这个下意识的借口，又悉数返回他们自身。

“我很好奇，像这样一个人，他会怎样看待自己呢？”妻子问，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几乎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道，“他诱奸儿童，他诱使年轻妇女玷污自己的名声。然后他站在那里微笑着，入迷地注视这一点点情欲，像他内心一束微光在某处亮起闪电的情欲。你觉得，他会认为自己在做坏事吗？”

“很难说。也许他会，也许不会，”丈夫回答，“也许对这样的情感，人们根本不该如此发问。”

“但是我相信，”妻子说，很显然，她眼下根本不是在随机谈论某个人，而是在谈论此人背后朦朦胧胧开始向她显现的某些东西，“我相信，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很正当。”

他们的想法悄无声息地并排走了一会儿，随即在远处的言语

之中重又浮现。尽管如此，它们看上去却好像还默默手牵手，好像一切已经尽在不言中了。“……他在损害他的牺牲品。他在伤害她们。他一定知道他在败坏她们的道德，扰乱她们的情欲冲动，将其唤起，使之再也不可能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终点。尽管如此，人们好像还能瞧见他在微笑——那张面孔又柔软又苍白，表情极其忧伤而坚毅，充满温情——这一丝微笑充满温情，在他和他的牺牲品的上方飘荡，像大地上空的一个雨天——上天派遣它，这不可理解——在他的忧伤中，在某种一直伴随他大搞破坏的感觉中，包含他所需要的全部借口……并非每一个人的意识都是寂寞的、孤零零的，对吗？……”

“确实如此，并非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是些寂寞的东西吧？”

两人又沉默不语，共同想着那个第三者，那个陌生人，许多第三者中的这一个，仿佛他们正一起走过一道景致：树、草地、天空，突然不知为什么这里一切都是蓝的，一切都云遮雾罩。他们感觉到，所有这些第三者都站在自己周围，像一个大球体，当一只鸟儿飞过，将一条匪夷所思地晃晃悠悠的线条划进其中，那颗球便把我们包住，时时陌生、呆滞地望着我们，使我们不寒而栗。这个夜晚的房间里，兀然浮现一种寒冷、广泛、正午明亮的孤寂。

这时，他们之中的一个说道（如同有人轻轻拉响一把小提琴）：“他就像一座房门紧锁的屋子。在这座屋子里，他所做的一切，或许就像一种柔和的音乐，可是谁能听见这音乐呢？通过

它，或许一切都将成为轻柔的忧伤……”

另一人回答说：“……也许他在自己内部一遍又一遍探寻，不停用手摸索，想找到一扇门，他最终停下来，只能做到把自己的脸贴在窗玻璃上，从远处观看亲爱的牺牲品并且面露微笑……”

此外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但是，在他们愉快地互相交织的沉默里，响起更高亢、更远播的声音。“唯有这种微笑赶上他们，飘荡在他们上方，把他们最后丑陋不堪、抽搐不已的姿势捆成一个细茎花束，使其流血至死……它温柔地迟疑难定，不知他们是否能感觉到它的所作所为，而它任由这束花凋落，用它孤寂的秘密振翅高飞，像一头陌生的野兽跨进那奇妙、虚无的空间。”

他们感觉到，他们两人相处的秘密正支撑在这份孤独之上。那是一种模糊的、把他们团团包围的感觉，恰是它使他们互相紧靠在一起，那是一种梦一般的寒冷感觉，来自四面八方，只有一个方向除外：他们在此互相倚靠，互相减轻负担，互相掩护，像两个奇妙相配的半圆，它们拼合起来，缩小跟外界接触的表面，内部则强烈地融合、渗透。有时候，他们感到不幸，因为他们不能完全彻底地共同应对一切事情。

“你记得吗，”女人突然说，“几天前的夜里，你吻我时，是否察觉到我们之间有些不妥？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某些事情，可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我想到的不是你，我突然很痛苦，因为我想到的可以是任何事情，偏偏不是你。而我不能告诉你，又忍不住觉得你好笑，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还以为跟我亲密

无间，后来，我不再想告诉你，还生你的气，因为你自己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你温存的抚爱再也没法触及我。我不敢求你别管我，因为其实没什么事，其实我和你很亲近，可是这件事，像一个模糊的阴影，似乎我可以远远离开你、失去你。你明白这种感觉吗？有时候，所有的事物突然出现两次，第一次完完整整，清清楚楚，正是人们知道的那个样子，后来又出现一次，苍白、朦胧而且惊恐，仿佛另一个人暗地里用异样的目光在窥视它们。我真想接纳你，把你拽回来……然后又推开你，自己扑到地上，因为当时这完全有可能发生……”

“当时是这个样子吗？”

“没错，当时是这样，在你怀里，我突然哭了起来。正像你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极度渴望用我自己的感觉，更深地渗入你的感觉之中。别生我的气。我必须告诉你。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定只是胡思乱想，但我很伤心，我相信这就是我总是想起那个G的原因。你明白吗？”

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放下香烟，站了起来。他们的目光互相牢牢扣住，两人不约而同地紧张晃动，如同两个杂技演员并排站在一条绳索上。然后他们不发一语，拉起百叶窗，望向外面的街道。两人都觉得，他们似乎在倾听各自心中紧张情绪所迸发出的杂音，倾听着某种突然闯入生活又再次潜伏起来的東西。他们知道，没了对方自己就不能活，只有在一起，像一个极具艺术性的、凭自身支撑的装置，他们才能够承受住自己想承受的东西。

当他们想着对方时，几乎病态地感到痛苦，他们的关系有敏感的一面，会造成内心最轻微的不稳定，它看上去是如此微妙、放肆而又不可理解。

片刻过后，当他们看到外面的陌生世界，并重新恢复安全感，他们疲倦了，希望一同入睡。他们除了对方什么也感觉不到，此外还产生了另一种感觉——尽管它很微弱而且正消失在黑暗之中——那是一种犹如伸向无垠天空的感觉。

第二早晨，克劳蒂娜乘车去那座小城，她十三岁的女儿莉莉就读的学校便在那儿。这个孩子是她第一次结婚时生的，孩子的父亲是一名美国牙医，克劳蒂娜——在一次乡村逗留期间受到痛苦的折磨——找这名牙医看过病。当初她徒劳地等候一位男友来访，这位朋友迟迟不到，简直让人忍无可忍，于是在一种混杂着恼怒、痛苦、迷狂，以及她接连几天不断看到自己脸庞上方晃动的、白胖的牙医脸庞所构成的奇特醉态之中，发生了那件事。她从未因这一事件，从未因发生在她最初的、被浪费掉的那段生活的某一个事件而感到良心不安。几个星期之后，当她不得不再次复诊时，她让打扫房间的女佣陪同自己前往，对她来说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留下的只是对一朵特别的情感云彩的回忆而已。这朵云彩像一件突然从头顶上扔过去的大衣，迷惑、刺激了她一会儿，然后迅速落到地面。

因为她当时的所作所为蕴含着一种奇怪的东西。她居然不能得到像那次一样快捷、克制的了断，反倒长期似乎完全处于某些

男人的控制之下，她能够为这些男人做他们要她做的一切事，甚至不惜自我牺牲，任人摆布，可是，事后她却丝毫不觉得自己经历了强烈或重要的事件。她实施了并也承受了一些作为，从强烈、激愤的，到侮辱性的，但从未丧失一种意识，那就是：她所做的一切其实并不涉及她自己，基本上跟她没什么关系。一个不幸的、平凡的、不忠实的女人的这些所作所为，像一条小溪，从她身边潺潺流去，而她始终只有这种感觉：一动不动地坐着，陷入沉思。

那是一种从来都界定不清的意识，它终极的完整性保存在她内心深处，并时时有所显现，是它把那最终的克制和确信，带进她不假思索的“听任别人摆布”之中。在种种现实经历的全部复杂关联后面，有什么东西未被发现，虽然她从未抓住她生活的隐蔽本质，或许她甚至认为，自己将永远不能进入那儿，无论如何，不管她做什么，它给予她一种自由感，好像一个客人走进一间陌生的房子，很清楚自己只会在这儿待一次，因此漫不经心地、有点儿觉得索然无味地任人摆布，不论他在那儿会遭遇到什么状况。

后来，她所做的一切，所经受的一切，在她结识现在的丈夫的那一刻，对她而言全都沉没了。她从此走进了一种寂静和孤独之中，关键不再是从前发生过什么，而仅仅是现在正在发生着什么。往事之所以存在，似乎只是为让他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对方，否则它早就被淡忘了。一种浓郁醉人、欣欣向荣的感觉，像她周

围鲜花盛开的群山那样升起，只是在远处依然留存着一种历经苦难的体验，留存着一个背景，一切从此逸出，如同在温暖之下，冻僵的肢体缓慢地、昏昏欲睡地开始舒展筋骨。

或许，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东西，稀薄、苍白且几乎不可觉察，从她当初的生活进入到她现在的生活之中。而她恰恰今天不得不又想起这一切，可能是偶然巧合，可能是因为她坐车来看孩子，可能是因为一件别的什么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东西在火车站才出现。当时，她身处人群之中，受到他们的压制、扰乱，突然轻轻被一种感觉所触动，这种感觉从她身旁一掠而过，依稀可辨，稍纵即逝，使她模糊、隐约但几乎活生生地回忆起那一段几乎已被遗忘的生活。

克劳蒂娜的丈夫没时间送她去车站，于是她独自等候火车，四周的行人碰碰撞撞，挤来挤去，像一个沉重、巨大的污水浪头，把她慢慢推过来、挪过去。那些苍白、包围她情绪的清晨脸庞，似乎漂浮在这昏黑的区域，犹如一座幽暗的死水池塘上漂浮的鱼卵。她感到恶心。她想用一个漫不经心的手势，驱使眼前的随波逐流者给她让路，但不知是他们体力上的优势吓着了她们呢，或仅仅是脏玻璃与杂乱铁支架构成的巨大屋顶下那阴暗、单调、冷淡的光线使然，就在她看似沉着镇定、彬彬有礼地走在人群之中时，她感受到一种冲动，并强烈地受到其折磨，如同忍受一种屈辱。她徒劳地在自己心中寻找保护。这情形就好像她慢慢悠悠、摇摇晃晃地迷失在人群之中，眼睛再也看不清楚了，再也意

识不到自己了，她一使劲，一阵微弱、柔和的头痛便如云雾般飘浮在她的思绪之前，而她的思绪栽进去，试图回到昨天。但克劳蒂娜的收获仅仅是一种感觉：仿佛秘密地拥有某种既宝贵又温柔的东西。她不可以将其显露，因为别人不能理解它，而她如此软弱，没有自卫能力，并且十分害怕。她收窄、缩紧身子走在旁人之间，满怀高傲，每当有人挨她太近，她就大吃一惊，摆出一副平和的神色掩饰自己。这时，暗中心醉神迷地，她感到自己的幸福，每逢她屈从并听凭自己陷入这有点儿纷乱的恐惧之中，这种幸福感总是变得更加美妙。

这让她明白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这就是当初的情形，与它在另一个时期的状况相同。她突然觉得，那时，很久以前，仿佛她长时间待在别的什么地方，虽然那里绝不遥远。她内心藏着某些朦胧昏暗、并不确定的东西，好像精神病人胆怯地隐藏他们的热情，她所做之事碎成小块挣脱她，陌生人的记忆将其取走，她体内那一株等待开花结果的幼芽得不到任何浇灌，就在别人以为，已经把它叶瓣摘掉，并转身离她而去时，这棵幼芽反倒开始轻轻激荡心灵。然而，在她所忍受的一切附近，有一丝像是来自一顶冠冕的淡淡闪光，在那与她的生命相伴相随的沉闷、低语的痛苦中，颤动着一种亮光。有时她觉得，她的痛苦像小火苗在她体内灼烧，不知什么东西驱使她心神不宁地点燃新的小火苗。她这么做时，会感到自己额头上紧紧箍着一个环，看不见，不真实，像由梦幻的玻璃构筑而成。有时，那仅仅是在她头脑里

一支遥远的、萦绕的圣歌……

克劳蒂娜一动不动坐着，轻微晃动的列车驶过这个地区。车厢里，旅客们互相闲聊，然而她只听见一阵阵遥远的沙沙声。想到自己的丈夫时，她的思绪像处在飘雪的天空下，被一种软和、疲倦的幸福环抱，但种种柔软之中还存在某种东西，妨碍她活动，或者就好像一个正在康复的病人，已经习惯了待在室内，即将到户外迈出最初的几步，这种幸福，它把人钉住不动，甚至几乎使人感到痛苦。在这背后，那个隐隐约约、不停波动的咏唱仍一直持续，这个声音遥远、模糊，她听不清楚，像一首摇篮曲，像一种痛苦，像她自己……这声音制造一圈圈涟漪，把她的思绪拉向自己身边，而她看不到它的正面。

她往后倚靠，朝窗外望去。因长时间思考这件事，她很疲惫。她神志完全清醒，而且感觉敏锐，但是，知觉后面的什么东西要安静，要伸展，要让世界从自己头顶掠过……电线杆斜斜向后倒退，蜿蜒迂回的农田间，满是无雪的深褐色犁沟，灌木丛静立不动，好像它们脑袋上有许多叉开的小细腿，千百颗钟形小水珠，落下、流淌、闪闪发光……这是某种愉悦、轻快的东西，某种推倒墙壁似的豁然开朗，某种无拘无束、免除负担而又无比温柔的东西。甚至，从她身体升起温和的重力，它将一种融雪般的感觉，逐渐变为一种持续不断、轻逸而松弛的铃铛声，留存于耳中。她觉得，她和丈夫生活在这世界上，犹如生活在一个气泡大球之中，里面充满珠子、泡沫以及一片片羽毛般轻盈的华丽云